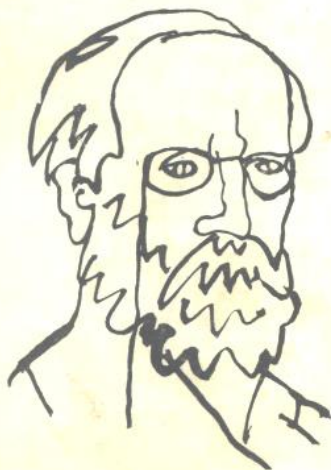


ZUOLA

左 拉

[法]阿尔芒·拉努著

马中林译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ZUOLA

左 拉

[法] 阿尔芒·拉努著
马中林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左 拉

阿尔芒·拉努 著

马中林 译

责任编辑 刘东方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375印张 402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30册

统一书号10385·7 定价3.60元

目 录

第一章	梧桐树下的泉水.....	(3)
第二章	未名之年.....	(79)
第三章	一个小作家的社会经历和成长史.....	(135)
第四章	兴旺时期的左拉.....	(201)
第五章	年富力强.....	(317)
第六章	左拉案件.....	(389)
第七章	与拉扎尔的约会.....	(505)

啊，生命！工作从我这
里夺去的生命啊，谁能将它
归还给我？假如我有第二次
生命，我愿为工作再死一
次！

第 一 章

梧桐树下的泉水

充满爱情、芬芳和阳
光的地方啊，我多么愿意
叫你一声母亲。

—

圣·约瑟夫街10号的女守门人在门前的马路上铺撒了一些麦秸，这样来往车辆碾压石头路面而发出的隆隆声就小多了。可是，她对车夫们的高声吆喝，对克鲁瓦桑和维克都瓦尔区的邮差和报贩们的喊叫却束手无策。公寓里也是一片嘈杂，一会儿三层楼上传出一个男人的叫骂声，一会儿五层楼上又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这一带过去是墓地，莫里哀和拉封丹曾安葬在这里。前几年人们把坟墓迁走，盖了一些楼房。围绕这些房屋，报纸上曾大肆议论一时，说这里楼房一栋紧挨一栋，过于密集，并且颜色灰暗，使巴黎蒙上了一层沉闷的色彩。

“晚安，左拉先生。”女守门人向一个一阵风似的走进门来

的男人说道。这个人长得粗壮矮胖，圆圆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斗牛士的高顶盔，颌下留着一部蓬乱的胡子，棕色毛发，鼻子高大。

“您不必担心。您那娇小可爱的太太高兴着哪！您尽可以放心，一切都会是顺利的。”

她说着话，两只手卡在腰间，挺着肚子，象在中心菜市场卖菜的架势。她望着房客爬上了楼梯。

在古老的当拜尔杜街，也有一个房客，他快要寿终正寝了。一个生于路易十五时代的八十岁的老朽还活在世上，您想，岂不是污染社会！可是在这里，又有一个小生命出世了，他就是从南方来到这里的这个意大利人的小儿子。我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又怎么会是这样的呢？然而，人世间就是如此。

弗朗索瓦·左拉，即弗朗塞斯科，去年以每月一千二百法郎的房租租用了这栋公寓五层楼的一套房间。为了这里整洁的家具和摆设，他才花了这么多钱。这栋楼房处在专卖棉织品的桑梯耶路和蒙马特街之间的低洼地上，所以，尽管住在楼房的最顶层，也难以免除嘈杂的干扰。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他妻子埃米莉的兴致，何况现在又多了一个小生命呢！这是一个孩子，一个真正的孩子。他有两只眼睛，两只；还有两只小手，也是两只，与别的孩子没有两样。埃米莉昨天对丈夫说，开始几天，小家伙摆动着两只小胳膊，就象一个被淹在水中的人那样。当一个人四十五岁的时候，添了这么一个小子，该是多么幸运啊！

弗朗索瓦·左拉在家庭日记上写道：“我的儿子，小埃米尔·爱德华·夏尔·昂托万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十一时来到人世。”在这简短的记录里蕴含着严肃的父爱和对妻子的真诚的爱

情。

弗朗索瓦推开门，一声尖利的喊叫使他吃了一惊。是得了霍乱，还是得了假膜性喉炎？他冲进门去。

“埃米尔！埃米尔！”

“晚安，亲爱的弗朗索瓦。”妻子平静地向他问候。

这时，做父亲的心才算恢复了平静。他把帽子扔在堆满图纸的桌子上，然后走进了里屋。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向他微笑着。孩子正做着怪样子。啊，圣母玛利亚，他怎么长得这样丑啊！

“你脸怎么这么红？”埃米莉说道，“你跑来的？见到了梯也尔^①先生了吗？”

“和这个新成立的部简直无法打交道，连办公室主任也难以见到。你向雅克松大夫要的药水我带来了。你看，小家伙……”

“怎么？”

“哎，该给他种牛痘了！”

“是的，弗朗索瓦。我们两个太滑稽了！我看你有点神经质，现在该放心了吧？”

埃米尔·左拉在四月三日接受了洗礼，五月十六日种了牛痘。他的父亲和母亲是严格地按着古老的宗教和年青的科学来行事的。在他们的周围，在巴黎，人们在传播着各种消息。新发明的机器吸引着人们。《世纪报》和《快报》，使用新机器每小时竟印刷一千二百份。人们关心着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头等质量的面包，两公斤值十七个半生丁。啊，这一百个才够一法郎的生丁还是有用的！瑞士科学院正在巴黎展览达格雷照相机试验成果。梯也尔先生已执政六个月了。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任部长和总理，后任第三共和国总统。——译者注。（以下未说明是原注的均为译者注。）

星期天晚六点，在角斗场将有一场精彩的动物角斗表演。

作为工程师，弗朗塞斯科的生活可要比他的儿子、小说家埃米尔浪漫得多了。

几个世纪以来，在威尼斯就有左拉这个家族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士兵出身的军官，有的是传教士。弗朗索瓦·左拉的祖父昂托万，效忠于共和国，曾任劳地军团的上尉军官。昂托万的儿子，德莫尼奥·夏尔，热恋着尼高莱达·朋地约里小姐。由于他们俩的结合，弗朗索瓦·左拉才于一七九五年八月八日在威尼斯出世。然而，他却在晚一些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的。

在欧洲，那个时代是不利于安静的家庭生活的。出生于科西嘉岛的皇帝^①正在蹂躏着整个欧洲。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涉足军界，却是大有作为的。弗朗索瓦·左拉的一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他摇摆于红与黑，即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开始，他是巴威和莫达纳军事学校的学员。他到野外演习，测量炮弹弹道，被人捉弄，也捉弄别人。到十七岁时，他在欧仁·拿破仑亲王的军队里，已经是炮兵副连长了（1812——1815年）。不久，帝国倒了台，威尼斯共和国被奥地利帝国所吞并。后来，因为军队里实行笞刑，他脱掉了军装，离开了军队。他是自由党党员、烧炭党党员和共济会会员。他回到意大利的巴多瓦大学继续攻读工程学。他有一种意大利人常有的爱好，那就是到处旅行。后来他到了奥地利，当上了奥地利土地管理处的丈量员，和享有特许权的骑士会会员热尔斯特耐尔以及修筑铁路的工程队合作，勘测了当时欧洲的第一条铁路线，从林茨到毕耶德威斯（1823年6月），

① 这里指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的皇帝。

然后又从林茨到格芒登。他们开始对初建的铁路以及用马匹拖着车辆在铁轨上运送旅客和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他的儿子后来却写了《人面兽心》，因为火车的隆隆声搅得他睡不好觉！七月革命使弗朗索瓦存有股金的银行倒闭。然而，这场革命也使他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人物^①。他从奥地利到了荷兰，然后又去英国。

喜欢过浪漫生活的弗朗塞斯科，于一八三〇年回到法国。第二年，他又去阿尔及尔，在戴意医院照料霍乱病人。这里还穿插着一段戏剧性的故事，涉及到三代人。一个名叫让·昂托万·夷欧诺的人来到阿尔及尔，找到了弗朗索瓦·左拉。让·昂托万·夷欧诺是一个高个子，和弗朗索瓦一样，是自由党人和烧炭党党员；他是匹耶蒙地区蒙特兹莫罗的地主，他不得不逃离意大利。他被缺席判处了死刑（让·夷欧诺后来说：“对我来说，真是幸运！”）。这两个人在这霍乱蔓延的异国他乡成了莫逆之交。让·昂托万·夷欧诺也找到了一个借口，留在这个悲剧之乡，过着充满激情的生活。后来他把这一段故事口授给他的孙子，写成了著名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他作为护士，应招到医院工作，直至流行病被控制。之后，两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后来，一八三一年七月，在阿尔及尔，夷欧诺与弗朗索瓦·左拉重逢，这时左拉已经是新组成的外籍军团的中尉了。红色重新战胜了黑色。

^① 这些细节的大部分来源于弗朗索瓦·左拉本人所写的笔记。开头是这样写的：“弗朗索瓦·左拉于1795年8月8日出生于威尼斯，其父是工兵上校和军事建筑监察员。在帝国时期，他的两个叔父为法兰西捐躯，他们一个是上校，一个是少校。后来，他还有一位至亲劳旺多伯爵，是一位少将，也为法兰西牺牲，他的名字镌刻在星星广场的凯旋门上……”——原注。

红色是燃起火热爱情的色彩，而笔挺的军官服则对女人更具有吸引力。当他爱上军械库驻卫副官，德国人菲塞尔的妻子的時候，弗朗索瓦·左拉是三十七岁。可惜不久菲塞尔被遣返回国了。弗朗索瓦哀求他的情妇，让菲塞尔只身离开；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他必须脱离军队，跟她一道走。弗朗索瓦是真心爱着这个美丽的阿尔及利亚女人的。然而，他是得到上峰器重的人，他没有辞职。美丽的女人抛下他，跟丈夫一道上船走了。他简直要发疯了，他满怀着爱情，独自摇着小船，追到海上。可他的船被海浪打翻，而载着他情人的大船却越走越远了。人们把他从海里救了上来。在半昏迷中，他提到菲塞尔。是自杀吗？即使是为了爱情，也是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的。人们发现，弗朗索瓦所管的军装库的钱柜里少了一千五百法郎。弗朗索瓦确实拿了这笔钱。不过，他是想在近期就还清的。显然，这是受了那个妩媚的菲塞尔夫人的唆使。谁知她装满了腰包，就马上跟着丈夫走了。菲塞尔夫人使用的是受民法保护的骗钱术。菲塞尔后来轻而易举地将这部分钱交了出来。后来，尽管军事当局根据劳维高公爵的命令，决定不予起诉，弗朗索瓦·左拉还是呈上了辞职书。他的第二次戎马生涯到此结束^①。

弗朗索瓦·左拉，这个意大利人，只身搭乘斑马号海船于一

^① 1898年，弗朗索瓦·左拉遭到记者汝戴的诽谤，档案材料是由军队情报处处长亨利上校通过非法途径提供的。受到埃米尔·左拉抨击的总参谋部又把这一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扩大。下面是没有被歪曲的有关弗朗索瓦·左拉中尉服役情况的唯一档案材料，上面没有任何批语：“左拉（弗朗索瓦·昂托万·约瑟夫·马力），德莫尼奥·夏尔与尼高莱达·朋地约里之子，1795年8月8日生于威尼斯（意大利）。1831年7月20日，升为外籍军团中尉。1832年11月4日提出辞呈。1832年12月6日决定不予追究。1832年，军团，非洲。”——原注。

八三三年一月十五日来到了马赛港。

马赛这个大海港花花绿绿的色彩，它的橙子，它的鲜鱼，它的捕虾小网，它的从货床上的牛羊下水和拥挤的小巷里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有在阿尔及利亚无辜遭到不幸而衰落下去之后，它所焕发出来的热闹气氛，无不使弗朗索瓦·左拉迷惑；普罗旺斯鱼汤里的潘红花，山岗上的百里香，蒜泥蛋黄酱散发出的香味，腿短而嘴大的姑娘们的魅力，船只有节奏的呜呜叫声……消除了他失恋的痛苦。

弗朗索瓦·左拉在海岸上徜徉，所到之处，都使他回忆起他的故乡威尼斯。他来到嘎达浪。经过察看后，他认为那里应该开掘成一个港口。古代腓尼基人曾经在这里建过一个港口。“我要在嘎达浪开掘一个港口。我要用我的双手开掘出一个港口！”（其子将用一只笔建造一个世界！）从前服兵役时曾仔细研究过的全部设想，后来因为迷恋女人而置之脑后了。而现在，正如他忍受不了单身汉的清苦，经常到五月美人小酒店里喝的嘎西酒一样，又都回到他的头脑中来了。

左拉在阿尔布尔街建立了一个民用工程办事处。首先，他试验用煤气为街道照明。关于在嘎达浪建港一事，他来晚了一步。约里耐特公司的设计方案占了上风。然而，这是一个错误，今天人们都清楚这是错误的。遗憾，遗憾啊！唉，大大的失策！……比如他的关于巴黎城防御工事的设想……他有一种天才的想法，他建议建造一些碉堡进行防御；而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巴黎城缺少的正是这种工事。“不说要掘大量的土方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对不起，先生，请您自己保存这些图纸吧。”“这能深深咬进土里面的钢铁大嘴——挖土机，是经济合算的，它的工作效率抵得十个壮劳动力……我把我写的《水准测

量论》①留给您……”

儒安维尔亲王后来把这些转告给了国王。

工程师左拉去见梯也尔先生。梯也尔接见了；他；梯也尔在他那旧货商一样的面孔上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

弗朗塞斯科熟悉爱柯斯②，它是这位唯利是图的部长先生的故乡。和马赛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旧时普罗旺斯省的首府，现在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市镇了。这里有居民二万五千人。这里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城里有许多美好的喷泉。可是，这享有水城美名的城市，在炎热的夏天却常常没有水。那么，从哪里可以取水呢？弗朗索瓦·左拉头顶一块毛巾，不知疲倦地在山野里奔走。勘察结果，水必须从圣特·维克多瓦尔山谷引出，引到爱柯斯城里来。在爱柯斯，人们编织草帽，压榨橄榄油。在那里，还有一些大学生和神学士。有时人们还提起古代的米哈波③。仅此而已。过去人们把爱柯斯誉为外省的凡尔赛，难道现在能忍心让它变成一座死城吗？弗朗索瓦·左拉的第一项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现在挖土机已经在路上了：开掘引水运河。

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处处、事事都要冒风险。一个私营企业的工程师必须对他自己的计划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他不得不筹建一个公司，同时还要说服当权者，和一些懒汉、傻瓜以及狡猾者商谈，要抵抗有关村落的地方主义，和当地的贵族地主，如嘎理菲侯爵和庄园主多劳耐等人打交道。玩忽职守，贪脏受贿，普遍存在。因此，仅靠地方上的支持和爱柯斯市市长欧德

① 弗朗索瓦·左拉曾因该书被意大利巴都城研究院聘为研究员，并获得荷兰国王授予的奖章。

② 爱柯斯：法国南部城市，距马赛不远。

③ 米哈波（1775—1789）：法国经济学家，著有《人类之友》。

先生的赞助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弗朗索瓦·左拉决定北上，到巴黎去，向梯也尔先生求援。如果梯也尔对有助于复兴他的故乡的运河无动于衷，那么这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小老头还能对什么感兴趣呢？弗朗索瓦和这个放荡不羁、诡计多端的梯也尔进行讨价还价。接着，他奔走于各个办公室之间，不时发着脾气、跺着脚。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刚做完弥撒，从圣·厄斯达茨教堂走出来，意大利人弗朗塞斯科突然在一个年轻姑娘前面停住了脚步。这位姑娘既不象他家乡的圣母玛利亚，也不象那个菲塞尔夫人，而是象格勒支^①笔下的令人销魂的美女。他一见钟情，为她燃起了爱情的火焰。这是一位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其父从前曾在克雷利街经营过一个颜料店。她的名字叫弗朗索瓦兹·埃米莉·奥雷莉·奥贝尔，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生于塞纳·渥瓦兹省的杜尔登城。一八三九年五月十六日，弗朗索瓦·左拉与这位苗条而美丽的姑娘结了婚，并且带她到普罗旺斯省作新婚旅行。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十二个月。当他们返回巴黎的时候，埃米莉已经身怀六甲了。

这样，人们就可以明了这位将来要成为伟大小说家的人物之所以具有热情、浪漫的天赋，是因为他属于这样一个非常和谐的法兰西——意大利家族。埃米莉，他的母亲，温柔、敏感，有些神经质；父亲是一个出色的冒险家，忘我地热衷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按遗传学说，未来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继承了父母双亲的美好的气质。

噢！还有两个细节：埃米莉比她的热情的丈夫小二十五岁，而夫妇二人都渴望有一个男孩。

^① 格勒支（1725—1850）：法国著名画家。

弗朗索瓦·左拉得到梯也尔先生的赏识,但是,尽管得到一位部长的支持,运河工程的一切工作仍然进展缓慢。每天晚上,工程师常常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圣·约瑟夫街他的家中。他的妻子是非常可爱的,可是她太神经质了!丈夫承包运河工程这件事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每天都为丈夫担心,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小埃米尔出生在这个很少见到阳光的城市里,脸色有些苍白,令人不安。为使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喝上鲜牛奶,父母把他送到杜尔登外祖母家去。可是后来,因为不放心,又抱了回来。在两岁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水蛭放到他的身上,都被烫得不肯叮人了。人们为他的生命担心。后来,竟然好了,可以下地跑了,这时父母才算放下心来。

在这种挣扎、疲劳和城市生活的紧张气氛中,埃米尔逐渐对外部世界有了感受。五十年后,当杜鲁兹大夫询问他的时候,他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是很不连贯的。不过这完全正常。在佳卢塞尔广场,弗朗索瓦把他驮在肩膀上,观看一次军事检阅。小家伙眼前是一片由马鬃和闪光的头盔所组成的海洋……在他的周围为什么围着这么多人呢?孩子用两条小腿使劲夹住爸爸的脖颈,他的身体有些颤抖,用两只手捂住了微笑着的父亲的眼睛。

“这些士兵使你害怕吗?”

“不。是这一群人。”

另一次回忆。他父亲把他带到人们正在掘土的工地去。在他眼里,爸爸是一个掘土的巨人。翻起的泥土的气味钻进了孩子的鼻孔。

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件事。狂欢节的时候,左拉全家到附近的大街上,去看装饰华丽的肥牛游街。当一些企业家的彩车

走过，车上半裸着身体的风骚女人向人群抛撒鲜花的时候，小埃米尔不小心松开了爸爸的手，转眼不见了。

“我的上帝！埃米尔！”左拉夫人喊叫道，“弗朗索瓦，埃米尔哪儿去了？”

埃米尔被挤在一大群男人和女人中间，他什么也看不见，喘着粗气，晕头转向了。他被拥挤在人群中间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两只手把他拉了出来。他重新骑在父亲的肩头上，他得救了！可是，孩子脸色煞白，浑身颤栗，大睁着两只眼睛望着那些攒动着的人头。这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突然，人群里发出一阵震耳的喊叫，什么牛啊，肉啊……孩子哭了。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还在发抖。

“说实在的，巴黎是不适合培养孩子的，埃米莉。我真的想改变主意了。”

三岁的埃米尔仍然脸色苍白，身体瘦弱，长得象个小姑娘。象巴黎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的孩子那样健壮的儿子在哪里呢？象威尼斯工人的孩子那样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呢？

于是，他们全家，还有外祖父、外祖母，都兴高采烈地搬到南方爱柯斯城去住了。一八四三年四月，弗朗索瓦·左拉与市政政府和市长道劳内签署了修建运河的合同。这里，一片一片的梧桐树取代了那些古老的榆树。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埃米尔发现了一个富有而庄严的城市，房子的屋顶在阳光的照晒下，都是褪了色的赭石色，而人们的说话声仿佛象唱歌一样。开始他们住在圣特·安纳林荫街，不久又搬进了梯也尔先生家的老屋，因为那里街道曲曲弯弯，被称作西乐瓦嘎纳死巷^①。

^① 即今天的西乐瓦嘎纳横街。——原注。